補紅樓夢/第十四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三回　遺帕相思今朝勾帳　尋春心事他日開懷

補紅樓夢
第十四回　花氏襲人錯認寶玉　椿齡鶴仙喜遇薔芹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五回　花襲人酬恩榮國府　賈惜春夢入芙蓉城

卻說甄寶玉因為有事到平安州去，只帶了包勇一個人上路。主僕二人輕身騎馬，連夜兼程，三天便趕回來了。離城七八里地，時已二鼓，不能進城。那地名紫檀堡，不多幾家人家。時又天陰，飛起雪來，只好就近便些的人家借宿一宵，次早進城了。

包勇看見一家房屋雖不甚大，卻還齊整，便下了馬上前去叩門。

有個小廝出來開門，包勇道：「我們爺趕不進城，天又下雪了，路上很不好走，要借你們這裡住一夜，明兒該多少房錢照數給你就是了。」小廝道：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你們是那裡來的呢？」包勇道：「我們爺是翰林院衙門裡的官兒，因有要事出門去了兩天，今兒趕著回來，已經遲了，天又下雪，路上滑的不好走，要不然還怕沒地方住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們主人是不在家，等我回聲奶奶，看使得使不得？我就出來，你老且請坐一坐。」小廝進去了，不一時，出來道：「我已回過了，我們奶奶說，天遲了，要是城裡早已下過梆子了，天又下雪，實在難走，借住一夜什麼要緊的事呢。請你們爺到裡面坐罷。」包勇隨即出來，請甄寶玉下了馬。小廝便領著到後邊客屋內炕上坐了，點了蠟燭，倒了茶來。包勇便把馬牽進來，小廝又指引他地方兒拴好了，上了草料，便和小廝在前邊屋裡，一塊兒喝茶去了。

甄寶玉在客屋內坐著，看那房屋雖不甚大，卻收拾的倒十分精雅，四壁掛著字畫鬥方，琳瑯滿壁。甄寶玉便下炕，站起身來閒看，只見那些字畫都是時人有名縉紳之筆。暗想主人是誰呢？看來這人竟很不俗。因又細看鬥方內中，卻有一張是賈寶玉的，上面款上寫著「書贈玉函賢友」，因看別的字畫落款的上頭，也是玉函賢友。猛然一想，記得有個蔣玉函，是個戲子，想必就是他了。因向著字上連連的點頭兒。忽然，屏後走出一個麗人來，上前一把拉了甄寶玉的手道：「我的爺，你是怎麼的，這兩年是到那裡去了？你好狠心啊，人家活活兒的都給你坑死了呢！」說著，眼淚直流。甄寶玉嚇了一跳，忙摔了手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著，你是認錯了人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二爺，你不認我了麼？想是怪我走錯了路了，這都是太太和姨太太做主的，教我也沒法兒啊。」說著，越發哭起來了。包勇聽見，趕忙上來，已看見了，便道：「原來是襲人姑娘，你錯認了，這是我們家的寶二爺，不是賈寶二爺。」

原來襲人聽見城裡的爺們趕不進城在這裡借住，便走到屏後張看。先一見了甄寶玉，便欲出來，又猶恐不真。況且，聽見賈寶玉是出了家的，穿戴又不同，正在狐疑。及看見他對著賈寶玉寫的鬥方兒點頭，這是他見了自己的筆蹟意思，可一定無疑了，故出來拉住了他痛哭。及自聽見包勇說，不是賈寶二爺，便道：「我原知道是真寶二爺，不是假寶二爺。怎么二爺都不認我了麼？」包勇道：「襲人姑娘，你好糊塗啊！這是我們甄府裡的甄寶二爺，你說的是賈府裡的賈寶二爺。我們寶二爺是中了進士，現做翰林院編修，奶奶娶的是李氏，就是賈府裡珠大奶奶的妹子，襲人姑娘，你也該知道的啊！」又向甄寶玉道：「這襲人姑娘，原是賈府裡寶二爺屋裡的人，想是因寶二爺出了家，故嫁到這裡來的。因見我們二爺同賈府二爺面貌相同，故錯認了。」

襲人聽了，前後一想，果然不差。包勇已經回到甄府去的，李綺已嫁了甄寶玉的。往常雖聽見說甄寶玉面貌相同，卻沒見過，此時錯認了。反倒弄的臉上下不來，滿臉飛紅，只得上前給甄寶玉請安，道：「才剛兒冒犯二爺，不要見怪。」甄寶玉欠身道：「我這面貌原和賈世兄一樣，怨不得錯認了。我們今兒在這裡打攪，心下就不安，明兒再謝，請進去罷。」襲人道了安置，便進去了。

包勇把鋪蓋打開，鋪設停當，請甄寶玉胡亂住了一宵，次早便進城回家。甄寶玉便告訴了李綺一番，說道：「這可不是平空的一段詫事嗎？」李綺道：「那襲人人倒很好，品貌端麗，性格溫和，他與賈寶玉兩個情深義篤。後來賈寶玉出了家，他們太太說他雖在屋裡，非妾可比，故打發他出去配人的。今兒見了你，錯認是賈家的寶二爺，可是他

心裡總忘不了賈寶玉的情義呢！」甄寶玉點頭歎息道：「這是他情急了的緣故，我原也不怪他的。」

再說襲人嫁了蔣玉函已將兩年，原把這件事已丟開了。不想今兒看見甄寶玉，觸動前情，先疑後惑，遂也就顧不得了，徑自出來相認，不由的就哭起來了。及自說明錯認，甚是羞愧難當，回到屋裡不禁落淚。細想起寶玉的情意來，那樣的恩愛纏綿，我可原不該嫁人才是。但又是太太做主，我又不能違拗。

到如今寶玉出家去了，連寶姑娘都不顧了，還講我麼？這又是情義已盡，也只好由他罷了。又想起太太的恩典是了不得的，給我配了人家，今兒豐衣足食。就是寶姑娘待我的情義，也很不薄。這是現在的我雖沒什麼報答，提起來心裡著實的感念。

怎麼幾時得到府裡去請請安去，也略盡一點兒心不好。

過了兩日，蔣玉函回家說起會見薛大爺來，知道寶二爺已養了兒子，叫桂哥兒的話。襲人又告訴他，錯認了甄寶玉的話，因說道：「我想幾時要到府裡去請請安，瞧瞧太太、奶奶們去，也略盡一點兒想念的心，還要打算弄點兒孝敬的東西呢。」蔣玉函道：「你明年正月裡，橫豎要到你哥哥家裡去的，就那裡套上車進府去也很便益。倒是孝敬的東西有些費力，任是什麼上好值錢的東西，那府裡還怕沒有麼？要是什麼不值錢的東西，又拿不出去，且慢慢兒的想著再斟酌罷了。」暫且不題。

再說薛蟠、賈薔、賈芹三人，一日又到錦香院來。走進門去，門上人見了垂手說道：「請爺們那邊坐罷。」三人又聽見了這邊有人在內彈唱說笑，薛蟠問道：「又是孫紹祖嗎？」門上人回道：「是長安府太爺的舅子李衙內在這裡，爺們請這邊坐，兩下便各不相擾。」薛蟠三人進了這邊客座內坐下，只見雲兒出來，給三人請了安，遞了茶。薛蟠道：「我前兒聽見你這裡新來了幾個媳婦兒，特和他們兩個來瞧瞧的，偏偏兒的碰見孫紹祖這個混帳東西。」雲兒道：「孫大爺和薛大爺府上是親戚呢。」薛蟠道：「還提那個混帳東西呢，我們賈府裡姨太太的姪女兒給了他，生生的被他凌辱死了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們那邊有客坐著，是什麼李衙內，我才剛兒還當又是孫紹祖呢。

「雲兒道：「他是長安府太爺的舅子。頭裡這長安縣有個財主姓張，有個女兒叫張金哥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原聘的是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，後來窮了。這李衙內要娶張金哥，金哥的父母就經官退了守備公子的聘。張金哥知道了，就弔死了，那守備公子，就投了

河。後來這李衙內娶的奶奶醜陋，比不上張金哥。

因此夫妻就不很和，家中坐不住，總在外頭遊蕩。」賈薔道：

「這也就和孫紹祖差不多兒了。你們有什麼新來的人，教出來給我們薛大叔看看啊！」雲兒便叫了兩個出來，到他三人面前請了安。

賈薔、賈芹兩個見了，都嚇了一跳，便忙問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名字。」雲兒道：「這個叫椿齡，那個叫鶴仙。」賈薔便拉了椿齡的手，賈芹拉了鶴仙的手，都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

椿齡、鶴仙齊道：「原來是賈大爺，怎麼不認得呢。我們才剛兒一見了，原恐怕錯認，因隔了三四年沒看見了。我們到了沒多少日子，要知道二位賈大爺來，我們早就該來請安的。今兒難得二位賈大爺既來了，就不用去了。」賈薔道：「薛大叔，我們兩個人今兒遇著舊相知了。咱們三個，他們也是三個，咱們今兒不回去罷。」薛蟠笑道：「你們兩上有了舊相知，我可沒有呢！」賈芹道：「雲姑娘不是舊相知麼！」薛蟠笑道：「你問他是不是呢？」賈芹笑道：「雲姑娘，你說，你可是薛大叔的舊相知不是？」雲兒笑道：「我說是的，他又不肯認呢。」

說著，擺上酒菜，雲兒陪薛蟠，椿齡陪賈薔，鶴仙陪賈芹，大家喝了三杯。薛蟠便要豁拳，賈薔道：「單豁拳亂叫的沒趣兒，倒不如輸家喝酒，贏家唱的好。」薛蟠道：「我是不會唱。

「賈芹道：「不唱喝一杯就是了。」於是，薛蟠先給雲兒豁拳，卻是薛蟠輸了。雲兒給薛蟠斟上酒，便唱道：

轉過雕欄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，佯羞整鳳釵。不說昨夜話，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。

薛蟠笑道：「我昨兒夜裡何嘗在這裡了？你說的是誰啊？」雲兒笑著拿起酒來，道：「你昨兒雖沒在這裡，頭裡可有在這裡過過夜沒有呢？」說著，把酒灌在薛蟠嘴裡，薛蟠笑著一仰脖喝了。

下該賈薔與椿齡豁拳，卻是賈薔輸了。椿齡便給賈薔斟上酒，頓開喉嚨，唱了一套

「梟晴絲，吹來閒庭院」。大家道：

「好！」賈薔把酒喝了。

下該賈芹與鶴仙豁拳，卻是鶴仙輸了。賈芹便唱了《玉簪記．茶敘》內的「方添離恨，忽聽花前寄好音」一支《出隊子》鶴仙喝了一杯。

又該薛蟠與雲兒豁拳，卻是雲兒輸了，該薛蟠唱。薛蟠道：

「我說過不會唱的。」雲兒道：「我聽見你唱過的麼，怎麼今兒又不唱了。」薛蟠道：「要我唱，你們就愛聽不聽，不要又說不好的。」因唱道：「一個蚊子嗡嗡嗡，兩家蒼蠅哼哼哼。

「大家都笑起來道：「這個算不得唱，還是喝一杯罷。」薛蟠笑道：「我說我不唱，我們定要我唱呢，我唱了還教我喝酒嗎？」雲兒便斟上酒道：「這算什麼唱，喝一杯罷，我陪著你呢。

薛蟠笑著和雲兒各人喝了一杯。

下該賈薔與棒齡豁拳，卻依舊是賈薔輸了。椿齡遂伸手取過酒壺來，給賈薔斟上酒，便唱了一支「抵多少煙花三月下揚州」。賈薔道：「好！」把酒喝了。

又該賈芹與鶴仙豁拳，卻是賈芹輸了。鶴仙給賈芹斟上酒，便唱了一支長清短清的《朝元哥》大家道：「好！」賈芹喝了一杯。

賈薔道：「酒夠了，我是不能喝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不喝咱們就吃飯，吃了飯早些兒去睡覺罷。」賈芹笑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麼著。」於是，拿飯來，大家吃了飯，漱了口，散坐喝茶。

薛蟠道：「外頭下了綁子了，天不早了，我是要睡了。」賈薔道：「咱們都睡罷。」雲兒、椿齡、鶴仙便拿了燈，同薛蟠三人各自歸房去了。

這賈薔到了椿齡房裡，關了房門，便問道：「我才剛兒當著他們，不好問你緣故的，

你是怎麼就到了這個地方來的？」

椿齡拉了賈薔的手，便淌下眼淚來，說道：「我只說今生不能見你了，那裡知道還有今兒麼。我自從府裡蒙恩發回家鄉，同寶官、玉官三個人是一起去的，各自交還親人收領，這也罷了。

不想我父母到了次年，便把我賣到山東給人家做小，這也還算不得苦。誰知那裡大奶奶不容，過了一年就把我發賣，賣了身價銀八十兩。誰知這買的人，就是買了去當粉頭，做媳婦兒的。

你道誰還願意嗎？當不得打罵的利害，幾回家想要尋死又不能夠。這也是自己的苦命，也就沒給奈何了。可憐四處裡趕碼頭，那裡還是個人了麼。想起來，要是在府裡當丫頭何等不好呢？那會子自己又不願意，這也是自作自受的了。」說著，哽噎難鳴，淚如雨下。

賈薔一手拿手絹子給他擦淚，一手摟了他道：「你又是幾時到這裡的呢？」椿齡道：「我是前年冬裡才到這行裡頭，去年冬天鶴仙也是被人賣了來的。我們在一處說起來，倒像是遇著了親人的一般。我們兩年也就給這買的人賺了好些錢了，前兒他又把我們兩個轉賣給錦香院裡。我們兩個人，這裡的雲兒共出了二百八十兩銀子身份，到了這裡才一個多月。想起從前我病了睡著，你還買了個雀兒來給我玩兒，那會子我還不歡喜，到了今兒要想有這麼個疼我的人兒，可不能夠了。記得那一年，有一天子散了學，大家都在園子裡逛，我一心只盼著你，獨自一個在那裡蹲著發呆，拔下頭上簪子在地上畫了個『薔』字，畫了一個又畫一個。誰知寶二爺在花籬笆那邊看著，說道：『天下雨了，你不用蹲著畫了。』我那會子心裡都癡了，也不知道下雨。及自寶二爺提醒了我，我說：『我忘記是下雨了，你可也在露天地下呢。』說著，寶二爺才跑了。人說寶二爺慣會發呆，可就給我是一樣兒。可憐想起從前的事來，到今兒眼淚也不知道有多少呢。」說著，吞聲嗚咽不已。

賈薔道：「你從前發放回去的時候，我原打量要私自留你下來的，不想一兩天你們就去了。我說你們回到家鄉，自然配個好人家，這也就罷了。我這條心也就丟開了，怎麼你今兒竟到了這個地方兒，這還了得了嗎？我一見了你，我這個心也不知是怎麼的了。」說著，也就滴下淚來，道：「我憑是怎麼樣，我總要把你贖出你的身子來，我這個心才得安呢！」椿齡道：

「你要贖我的身，只要一百四十兩銀子，你可能打算呢？」賈薔道：「我現在是沒有，只好想方設法兒的辦去罷了。」椿齡道：「恐怕遲了，或者我又不能在這裡了，這就沒法兒了呢。

「賈薔跺腳道：「這還能一年半載嗎？多者不過個把月就足了，我要想不出方兒來，我也就不活了。」

椿齡向著賈薔耳邊道：「我兩年以來，也私自聚下了些東西，我總交給你湊著辦去罷了。」賈薔道：「你聚了多少東西，放在那裡呢？」椿齡道：「我藏了一對金鐲子也值著百十兩銀子，你拿了去，只要添出三四十兩銀子來就夠了，我藏在枕頭裡頭呢。」說著，便要拿剪子來拆枕頭，賈薔道：「你且不用拿，還放在這裡，橫豎算有了百十兩銀子了。這又好想方兒了，等我打算著湊夠了，再來拿這個，你這事就算定了主意了。不知道鶴仙他們的事，又是怎麼樣呢？」椿齡道：「鶴仙也藏了些東西，我知道的，想該也是要交給芹大爺的，我們兩個的事，總要交給你們兩個就是了。」因道：「夜深了，咱們睡罷。」

說著，來給賈薔解鈕子，賈薔道：「咱們今兒是在黃伯樹底下彈琴了。」椿齡也笑了，兩個脫衣就寢，又加了一番恩愛。次日早起，就與薛蟠、賈芹一同回家。薛蟠分路去了。

賈薔、賈芹兩人便不回家去，同來榮府來，於無人處兩個談心，說起昨兒的話來。賈芹道：「上年太太把小女尼、小女道士的文書查出，差人僱船送到本處，發還各家。誰知半路上小女尼沁香就死了。小女道士鶴仙就被人賣了，給人家當粉頭去，今年又轉賣給錦香院了。說起來實在可憐的很，他向著我哭的什麼似的。他說賣在這裡是一百四十兩銀子的身價，他私下聚攢了五兩金條子，值得著八十多兩銀子，叫我添著給他贖身。」因向身上取出金條子來，給賈薔看道：「只是這少的五六十兩銀子，怎麼打算呢。」賈薔也便把椿齡的話，告訴了他一番，因道：「薛大叔還不知道這些底細呢，明兒我們還是到他那裡去，告訴告訴他，尋他給我們打算打算，想想方兒這才好呢。」賈芹道：「這話很是，除了他，還有好些人不好向他說這些話的呢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兩個人在榮府會齊，又同到薛蟠家來。見了薛蟠，兩人都把這些細情告訴了一遍，因道：「我們一時竟想不出這個主意來，要求薛大叔給我們怎麼打算打算，

想想方兒，將來不但我們兩個姪兒連兩個姪媳婦都是感激你老人家的。你老人家到了我們那裡，兩個姪媳婦少不得要來給你老人家磕頭。

「薛蟠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你們兩個是要贖了他們家去做老婆的，怎麼還教他當媳婦兒麼？」賈芹道：「薛大叔，你老人家這些話可別告訴外人，若給別人知道了，我們怎麼見人呢？

「薛蟠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話說的越發不好了。」賈薔道：「薛大叔，說正經話，不要給他胡鬧了。」薛蟠道：「要二百八十兩銀子才夠呢，這會子算有了一百八九十兩銀子，還短了百十兩銀子。我這會子手頭也不富餘，不能給你們湊上這些。你們又向我說了一趟，我幫你們四十兩銀子，下少的五六十兩，我教給你，還是求你們璉二爺去。況且，你們就是把銀子湊足了，你們自己便向雲兒那裡贖人去了嗎，只怕還不妥當呢？也還要求求璉二爺給你們撕羅撕羅想個主意才是呢。」兩人說道：

「多謝薛大叔的指教，我們明兒一起來磕頭。」薛蟠道：「我說的四十兩銀子，明兒我給你送來。你們就上緊的求求璉二爺去罷。」

二人答應了，掣身回到榮府，恰值賈璉在書房裡坐著呢。

見他兩個進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們兩個到那裡去的。」賈薔道：

「才剛兒在薛大叔那裡去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有什麼事呢？怎麼去了就回來，想是不在家嗎？」賈薔道：「薛大叔在家，已會見了。」說著，便和賈芹跪下，給賈璉磕了一個頭道：「姪兒有件事，要求叔叔的恩典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賈薔、賈芹便把椿齡、鶴仙的事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薛大叔已經幫了四十兩銀子，還短著五六十兩，要求叔叔給姪兒打算打算，還要求叔叔給姪兒撕羅撕羅，打個主意，怎麼個贖法子？總要求叔叔的恩典。」說著，又磕了一個頭。

賈璉道：「你們這些東西，一個個的越發都好了，前兒芸兒配了小紅，聚了個丫頭去了。你們這會子索性要聚粉頭了，這都使得的嗎？」賈薔道：「他們原本不是當媳婦兒的，只為給人賣了，平空的到了火坑裡頭，都是沒及奈何，才受了這樣的糟蹋。任是誰聽見了都要可憐見的。這會子能夠贖他出來，就算從火坑裡救出他來，從此就見了天日了。一則是叔叔的恩典，二則也是叔叔的陰德。」賈璉道：「論理呢，原使不得。

但又聽你說的這可憐見的，要不然這兩個孩子就白糟蹋了，何苦來呢？由你們去罷。我給你們拿出五十兩銀子來，你們就把那些東西兑換出銀子湊齊了。我叫林之孝到錦香院裡去說，這椿齡原是我們府裡班子裡的女戲子，鶴仙是我們府裡的女道士，都是頭裡預備伺候過娘娘的。後來發放回家，怎麼有恁麼大膽的人，敢買良為娼，問他知道是什麼罪？姑念你們無知轉買，今將原買身份發回，立刻就把椿齡、鶴仙並他二人原來衣物查交清楚，帶他回來就是了。」賈芹道：「要不是叔叔這麼著，單靠我們去贖只怕還贖不來呢！」賈璉道：「他敢不給贖嗎？給他原價還是造化了他呢，你們早些辦銀子去罷。」

賈薔次日便把金鐲子取來，一起兑換了銀子，共湊足了二百八十兩，送來交與賈璉。賈璉便傳了林之孝來，把這話對他說了，教他把銀子帶了去，「這事也不用給老爺、太太知道。

你們套了車去把人帶了回來，領他從後門進來，到我那裡就是了。」林之孝答應，便帶了銀子去了。

賈璉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且到我屋裡坐坐等著去罷。」遂帶了二人，走後廊穿角門，轉過粉油大影壁進來，到了賈璉西屋裡。賈薔、賈芹見了平兒，便上前磕頭請安，道：「蒙叔叔、嬸娘的恩典，反帶累叔叔、嬸娘不安。」平兒道：「這又有什麼了，還沒給你們道喜呢。」因叫倒茶來，賈薔忙道：「不用倒茶，我們前頭才喝了茶的。」奶子抱了蕙哥兒進來，平兒道：

「外頭天冷，你又抱他到那裡去的？」賈芹道：「這是我們兄弟啊，有幾個月了，會笑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才三個多月兒。

「賈芹道：「很好。」說著，便笑了。賈芹道：「有趣兒，笑了。」

說著，又坐了一會，林之孝回來帶了椿齡、鶴仙進來。回賈璉道：「他們的箱子衣物都查點帶了來了，叫他們搬進來罷？」賈璉道：「你去吩咐人搬進來就是了。」賈薔、賈芹便指與椿齡、鶴仙道：「這是叔叔，這是嬸娘。」椿齡、鶴仙便給賈璉磕了頭，又給平兒磕頭。平兒拉起他兩個來，細細兒的看了一看，道：「你們比不得芳官他們，還常在園子裡頭的，怪不得我竟不大認得呢。」因又說道：「都很好。」隨即每人給了四

個戒指、一對簪子，兩個人又磕頭謝了。賈璉道：「你們就這個車，都帶了他們回去罷。」叫人給他拿了東西，就送了去。

賈薔、賈芹同了椿齡、鶴仙一齊向賈璉、平兒磕頭道：「多謝叔叔、嬸娘周全的恩典，真是殺身難報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話呢，你們早些回去罷。明兒閒了，儘管給他們到這兒來逛逛。」賈薔二人答應，帶了椿齡二人，出去上車。賈芹同了鶴仙，賈薔同了椿齡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時已歲暮，瞬息新年，早又過了上元佳節了。要知新年新事，且看後回後文。